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照世杯 卷四 掘新坑慳鬼成財主

我也談禪，我也說法，不掛僧衣，飄飄儒袴；我也談神，我也說鬼，縱涉離奇，井井頭尾。罪我者人，知我者天。掩卷狂嘯，醉後燈前。你看世上最誤事的，是人身上這一腔子氣。若在氣頭上，連天地也不怕，地也不怕，王法、官法也不怕，霎時就要取人的頭顱，破人的家產。及至氣過了，也只看得平常。卻不知多少豪傑，都在氣頭上做出事業來，葬送自家性命。又道活在世間一日，少不得氣也隨他一日；活在世間百歲，氣也隨他百歲。倘斷了氣，就是死人。這等看來，除非做鬼，才沒有氣性。我道做鬼也不能脫這口氣。試看那白晝現形，黃昏討命的厲鬼，若沒有殺氣，怎麼一毫不怕生人？只是氣也有稟得不同。用氣也有如法，不如法。若稟了壯氣、秀氣、才氣、和氣，直氣、道學氣、義氣、清氣，便是天地間正氣。若稟了暴氣、殺氣、顛狂氣、淫氣、慳吝氣、濁氣、俗氣、小家氣，便是天地間偏氣。用得如法，正氣就是善氣。用得不如法，偏氣就是惡氣。所以老子說一個「元氣」，孟子說一個「浩氣」。元氣要培，浩氣要養。世人不曉得培氣養氣，還去動氣使氣，斲喪這氣。故此，范文正公急急說一個「忍」字出來，叫人忍氣。我嘗對朋友說，那阮嗣宗是古來第一位乖巧漢子，他見路旁有攘臂揜袖，要來歐辱他，阮嗣宗便和聲悅氣，說出「雞肋不足以容尊拳」這一名話來，那惡人便斂手而退。可見阮嗣宗不是會忍，分明是討乖。看官們曉得這討乖的法子，便終身不吃虧了。在下要講這一回小說，只為一個讀書君子，爭一口氣，幾乎喪卻殘生，虧他後邊遇著救星，才得全身遠害，發憤成名。

話說湖州烏程縣義鄉村上，有個姓穆的太公，號棲梧，年紀五十餘歲，村中都稱他是新坑穆家。你道為何叫做「新坑」？原來義鄉村在山凹底下，那些種山田的，全靠人糞去栽培。又因離城遙遠，沒有水路通得糞船，只好在遠近鄉村田埂路上拾地殘糞。這糞倒比金子還值錢。穆太公想出一個計較來道：「我在城中走，見道旁都有糞坑，我們村中就沒得，可知道把這些寶貝汁都狼藉了。我卻如今想個制度出來，倒強似做別樣生意。」隨即去叫瓦匠，把門前三間屋掘成三個大坑，每一個坑，都砌起小牆隔斷，牆上又粉起來，忙到城中親戚人家討了無數詩畫門方畫，貼在這糞屋壁上。太公端相一番，道：「諸事齊備，只欠齋匾。」因請鎮上訓蒙先生來題。那訓蒙先生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我往常出對與學生，還是抄舊人詩句。今日叫我自出己裁，真正逼殺人命的事體。」又見太公擺出酒饌來，像個求文的光景，訓蒙先生也不好推卸，手中拿著酒杯，心裡把那城內城外的堂名，周圍想遍，再記不出一個字。忽然想著了，得意道：「酒且略停，待學生題過匾，好吃個盡興。」太公忙把鼻墨研起來，訓蒙先生將筆頭在嘴裡咬一咬，蘸得墨濃筆飽，兢兢業業寫完三個字。太公道：「請先生讀一遍，待小老兒好記著。」訓蒙先生道：「這是『齒爵堂』三個字。」太公又要他解說，這訓蒙先生原是抄那城內徐尚書牌坊上的兩個字，那裡解說得出？只得隨口答應道：「這兩個字極切題，極利市，有個故事在裡面，容日來解說罷。」酒也不吃，出門去了。太公反老大大不過意，備了兩盒禮，到館中來作謝。

訓蒙先生道：「太公也多心，怎麼又破費錢鈔？」太公道：「還有事借重哩！」袖裡忙取出百十張紅紙來。訓蒙先生道：「可是要寫門聯麼？」太公道：「不是，就為小老兒家新起的三間糞屋，恐眾人曉得，要貼些報條出去招呼。煩先生寫：『穆家噴香新坑，奉求遠近君子下顧，本宅願貼草紙』廿個字。」訓蒙先生見他做端正的文章，只要謄錄，有甚難處？一個時辰都已寫完。太公作謝出門，將這百十張報條四方貼起。果然老老幼幼盡來賞鑒新坑，不要出大恭的，小恭也出一個才去。況那鄉間人最愛小便宜。他從來揩不淨的所在，用慣了稻草瓦片，見有現成草紙，怎麼不動火？還有出了恭，揩也不揩，落那一張草紙回家去的。又且壁上花花綠綠，最惹人看。登一次新坑，就如看一次景致。莫講別的，只那三間糞屋，粉得像雪洞一般，比鄉間人臥室還有不同些。還有那蓬頭大腳的婆娘來問：「可有女糞坑？」太公又分外蓋起一間屋，掘一個坑，專放婦人進去隨喜。誰知婦人來下顧的比男人更多。太公每日五更起來，給放草紙，連吃飯也沒工夫。到夜裡便將糞屋門鎖上，恐怕家人偷糞換錢。一時種田的莊戶，都在他家來躉買。每擔是價銀一錢，更有挑柴、運米、擔油來兌換的。太公從置糞坑之後，到成個富足的人家。他又省吃儉用，有一分積一分，自然日盛一日。穆太公獨養一個兒子，學名叫做文光，一向在蒙館讀書。到他十八歲上，太公就娶了半山村崔題橋的女兒做媳婦。穆文光戀著被窩裡恩愛，再不肯去讀書。太公見兒子漸漸黃瘦，不似人形，曉得是兒子貪色，再不好明說出來。因叫媳婦在一邊，悄悄吩咐道：「媳婦，我娶你進門，一來為照管家務，二來要生個孫子，好接後代。你卻年輕後生，不知道利害，只圖關上房門的快活。可曉得做公公的是獨養兒子，這點骨血就是我的活寶。你看他近日懨懨縮縮，臉上血氣都沒得，自朝至夜，打上論千呵欠，你也該將就放鬆些。倘有起長短來，不是斷送我兒子的命，分明是斷送我的老命了。」媳婦聽得這些話，連地洞也沒處鑽，羞得滿面通紅，急忙要走開；又怕違拗了公公，說他不聽教誨，只得低了頭，待公公吩咐完，才開口道：「公公說的話，媳婦難道是癡的、聾的，一毫不懂人事？只是媳婦也做不得主。除非公公分我們在兩處睡，這才方便。」穆太公見媳婦說話也還賢慧，遂不做聲。

到得夜間，叫穆文光進房道：「我老年的人，一些用頭也沒了，睡到半夜，腳後冰涼，再不敢伸直兩腿。你今夜可伴我睡。」穆文光托辭道：「孩兒原該來相伴的，只恐睡得不斯文，反要驚動了爹爹。」太公道：「不妨，我夜間睡不得一兩個時辰，就要起來開那坑上的鎖，若是你驚醒了我，便不得失曉了。極好的！極好的！」穆文光又推托道：「孩兒兩隻腳，上牀難得就熟，怕冰了爹爹身體。」太公怒道：「你這不孝的逆種，難道日記故事上黃香扇枕那一段，先生不曾講與你聽麼？」穆文光見老子發怒，只得脫去鞋襪、衣服，先鑽到牀上去。太公道：「你夜飯也不吃就睡了。」穆文光恨的回道：「這一口薄粥，反要弔得人肚飢，不如不吃罷。」太公道：「你這畜生，吃了現成飯，還說這作孽的話。到你做人家，連粥也沒得吃哩！」太公氣飽了，也省下兩碗粥，就上牀去睡。睡到半夜，覺得有冷風吹進來，太公怕凍壞兒子，伸手去壓被角，那知人影兒也不見了。太公疑心道：「分明與兒子同睡，怎便被裡空空的，敢是我在此做夢？」忙坐起來，牀裡牀外四週一摸，又揭開帳幔，怕兒子跌下牀去，爭奈房裡又烏天黑地，看不見一些蹤跡。總是太公愛惜燈油，不到黃昏，就爬上牀去，不像人家浪費油火，徹底點著燈，稍稍不亮，還叫丫頭起來，多添兩根燈草哩！可憐太公終年在黑暗地獄裡過日子。正是：

幾年辛苦得從容，力盡筋疲白髮翁，
愛惜燈油坐黑夜，家中從不置燈籠。

話說太公睡在牀上，失去了兒子，放心不下，披著衣服，開房門出來，磕磕撞撞，扶著板壁走去，幾乎被門檻拌倒。及至到媳婦房門前，叫喚道：「媳婦，兒子可曾到你房裡來？」那曉得兒子同媳婦，獅子也舞過一遍了。聽得太公聲氣，穆文光著了忙，叫媳婦回說不曾回來。媳婦道：「丈夫是公公叫去做伴，為何反來尋取？」太公跌腳道：「夜靜更闌，躲在那裡去？凍也要凍死了。我老人家略起來片刻，還在此打寒噤哩！叫他少年孩子，怎麼禁得起？」依舊扶著牆壁走回來，還暗自埋怨道：「是我這老奴才不是，由他兩口

兒做一處也罷。偏要強逼他拆開做甚麼？」眼也不敢閉，直坐到天明。拿了一答草紙，走出去開門，卻不曉得裡外的門都預先有人替他開了。太公慌做一堆，大叫起來道：「這門是那個開的，敢是有賊躲在家裡麼？」且又跑回內房，來查點箱籠，一徑走到糞屋邊，惟恐賊偷了糞去。睜睛一看，只見門還依舊鎖著，心下才放落下千斤擔子。

正要進去查問，接著那些大男、小婦，就如點卯的一般，魚貫而入，不住穿梭走動，爭來搶奪草紙。太公著急道：「你們這般人，忒沒來歷，斯文生意何苦動手動腳。」眾人嚷道：「我們辛辛苦苦吃了自家飯，天明就來生產寶貝，老頭兒還不知感激。我們難道是你家子孫，白白替你家掙家私的？將來大家斂起分子，挖他近百十個官坑，像意兒灑落，不怕你張口盡數來吃了去！」太公聽他說得有理，只得笑臉賠不是，道：「諸兄何必發惱，小老兒開這一張臭口只當放屁。你們分明是我的施主，若斷絕門徒，活活

要餓殺我這有鬍子的和尚了。」眾人見他說得好笑，反解嘲道：「太公即要扳留我們這般肯撒漫的施主，也該備些素飯粉湯，款待一款待，後來便沒人敢奪你的門徒。」太公道：「今日先請眾位出空了，另日再奉補元氣如何？」眾人才一齊大笑起來。太公暗喜道：「我偶然說錯一句話，險些送斷了薄根，還虧蓬腳收得快，才拿穩了主舵。」正是：

要圖下次主顧，須陪當下小心。
稍有一毫怠慢，大家不肯光臨。

你道穆太公為不見了兒子，夜裡還那樣著急，睡也不敢睡，睜著眼睛等到雞叫，怎麼起來大半日，反忘記了，不去尋找，是甚麼意思？這卻因他開了那個方便出恭的舖子，又撞著那班雞鳴而起搶頭籌的鄉人，擠進擠出，算人頭帳出算不清楚。且是別樣貨物，還是除帳，獨有人肚子裡這一樁貨物，落下地來，就有十中的紋銀。現來做了交易，那穆太公把愛子之念，都被愛財之念奪將去，自然是財重人輕了。況且我們最重的是養生，最經心的是飢寒。穆太公臉也不洗，口也不漱，自朝至夜，連身上冷暖，腹內飢飽都不理會。把自家一個血肉身體，當做死木槁灰，飢寒既不經心，便叫他別投個人身，他也不曾受用美酒佳饈，穿著綾羅緞袴。既不養生，便是將性命看得輕。將性命既看得輕，要他將兒子看得十分鄭重，這那裡能夠？所以，忙了一日，再不曾記掛兒子。偏那兒子又會作怪，因是暗地溜到自家牀上來睡，恐怕瞞不過太公，他悄悄開出門去，披星戴月，往城裡舅舅家來藏身。他這舅舅姓金，號有方，是烏程縣數一數二有名頭吃餛飩的無賴秀才。凡是縣城中可欺的土財主，沒有名頭要倚靠的典當舖，他便從空捏出事來，或是拖水人命，或是大逆謀反，或是挑唆遠房兄弟、叔姪爭家，或是幫助原業主找絕價，或是撮弄寡婦孤兒吞占田土屋宇。他又包寫、包告、包准。騙出銀子來，也有二八分的，也有三七分的，也有平對分的。這等看起來，金有方倒成了一個財主了，那裡曉得沒天理的錢，原不禁用的。他從沒天理得來，便有那班沒天理的人，手段又比他強，算計又比他毒，做成圈套，得了他的去。這叫做強盜遇著賊偷，大來小往。只是那班沒天理的人，手段如何強，算計如何毒，也要分說出來，好待看官們日後或者遇著像金有方這等絕頂沒品的秀才，也好施展出這軟尖刀的法子，替那些被害之家少出些氣兒。你道為何？原來金有方酷性好弔紙牌，那紙牌內百奇百巧的弊病，比衙內不公不法的弊病還多，有一種慣洗牌的，叫做藥牌，要八紅就是八紅，要四賞四二肩，就是四賞四二肩，要順風旗，就是順風旗。他卻在洗牌的時候，做端正了色樣。對面腰牌的，原是一氣相識。或有五張一腰的，或有十張一腰的，兩家都預先照會，臨時又有暗訣，再不得錯分到莊上去。

近來那三張一腰的叫做「薄切」。薄切就要罰了。縱有乖巧人看得破，爭奈識破他一種弊病，他卻又換一種做法，那裡當得起幾副色樣。卷盡面前籌碼，就霎時露出金漆桌面來。故此逢場弔牌，再沒有不打連手做伙計的。若是做了連手，在出牌之時，定然你讓一張，我讓一張，還要自家減去賞肩。好待他上色樣。有心要贏那一個，一遇著他出牌，不是你打起，就是我打起，直逼得他做了孤寡人才歇手。你想，這班打連手的還如此利害，那做藥牌相識人的，可禁得起他一副色樣麼？金有方起初也還贏兩場，得了甜滋味，只管晝夜鑽緊在裡面。後來沒有一場不輸，拼命要去翻本，本卻翻不成，反盡情倒輸一貼，將那平日害人得來的銀錢，傾囊竭底的白送與那些相識，還要賠精神、賠氣惱，做饒頭哩！俗語說的好，折本才會賺錢。金有方手頭雖賭空了，卻被他學精了弔牌的法子。只是生意會做，沒有本錢，那些相識弔客，見他形狀索莫，擠不出大湯水來，也就不去算計他。反叫他在旁邊沾些飛來頭。一日將沾過的籌碼算一算，大約有十餘兩銀子。財多身弱，又要作起禍來，忙向頭家買了籌碼，同著三個人，在旁邊小鬥。正鬥得高興，只見家中一個小廝跑來，說道：「鄉間穆小官人到了。」金有方皺著眉頭，道：「他來做甚麼？也罷。叫他這裡來相會。」小廝便走出門去請他。我想，人家一個外甥來探望，自然千歡萬喜。金有方反心中不樂，是甚麼緣故？

原來穆太公喪妻之時，金有方說是餓死了妹子，因告他在官，先將穆家房奩囊橐，搶得精一無二。穆太公被這一搶，又遭著官司，家計也就淡薄起來。虧得新坑致富，重恢復了產業，還比前更增益幾倍。那金有方為著此事，遂斷絕往來。忽然聽得外甥上門，也覺有些不好相見。正是：

昔日曾為敵國，今朝懶見親人。

話說穆文光到得金有方家，舅母留他吃朝飯，小廝回來請：「官人在間壁劉家弔牌，不得脫身。請過去相會哩！」穆文光就走出門，小廝指著道：「就是這一家。小官人請立著，待我進去通知一聲。」穆文光立在門前，見有一扇招牌，那招牌上寫著：「馬弔學館」。穆文光道：「畢竟我們住在鄉間，見識不廣，像平時只曉得酒館、茶館、算命館、教學館、起課館、教戲館、招商館，卻再不知道有馬弔館。這馬弔館是甚麼故事？」

正在那裡思量，小廝走出來道：「小官人進來罷。」穆文光轉了幾個彎，見裡面是一座花園，聽得書房裡、廳裡、小閣裡、軒子裡，都有擊格之聲。聽那聲氣又不是投壺聲，又不是棋子聲，又不是蹴球聲，覺得忽高忽下，忽疾忽徐，另是一種響法。小廝指道：「那小閣裡便是。」穆文光跨進閣門，只見內裡三張桌兒，那桌兒都是斜放的，每張桌兒四面坐著禿頭褻衣的人，每人手內拿著四寸長、三寸郭的厚紙骨，那厚紙骨上又畫著人物、銅錢、索子，每人面前都堆著金漆籌兒，籌兒也有長的、短的，面前也有多的、少的，旁邊又坐著一個人，拿了棋簞兒，內裡也盛著許多籌碼，倒著實好看。穆文光見了金有方，叫聲：「娘舅」，深深作下揖去。金有方一面回個半禮，手中還捏著牌，口裡叫道：「我還不曾捉。」慌慌張張抽出一個千僧來，對面是椿家，忙把他的千僧殿在九十子下面，眾人哄然大笑。金有方看了壓牌，紅著臉要去搶那千僧，椿家嚷道：「牌上桌，項羽也難奪，你牌經也不曾讀過麼？」按著再不肯放。金有方爭嚷道：「我在牌裡用過十年功夫，難道不曉得壓牌是紅萬，反拿千僧捉九十子麼？方才是我見了外甥，要回他的禮，偶然抽錯了。也是無心，怎便不肯還我？椿家道：「我正在這無心上贏你，你只該埋怨你外甥，不該埋怨別人。」眾人道：「老金，你是贏家，便賠幾副罷了。」只見椿家又出了百老，百老底下拖出二十子，成了天女散花的色樣。側坐的兩家道：「我們造化，只出一副百老，雖的盡是老金包了去。」金有方數過籌碼，心中不平道：「寧輸鬥，不輸錯。我受這一遭虧不打緊，只是把千僧滅的冤枉了。」正是：

推了車子過河，提了油瓶買酒。
錯只錯在自家，難向他人角口。

原來那紙牌是最勢利的，若是一次鬥出色樣來，紅牌次次再不離手。倘鬥錯了一副，他便紅星兒也不上門。間或分著一兩張賞肩，不是無助之賞，就是受傷之肩。撞得巧，拿了三賞，讓別家一賞衝了去。奪錦標倒要賠錢。可見鴿子向旺處飛，連牌也要揀擇人家，總是勢利世界，紙糊的強盜，還脫不得勢利二字。金有方果然被這一挫漸漸輸去大半籌碼。穆文光坐在旁邊，又要問長問短。金有方焦躁道：「你要學弔牌，廳上現有弔師，在那裡開館，你去領教一番，自然明白，不必只管問人。」穆文光是少年人，見這樣好耐子事，他怎肯放空？又聽得弔牌也有弔師，心癢不過，三步做了兩步，到得廳上。見廳中間一個高台，上面坐著帶方巾、穿大紅鞋的先生。供桌上，將那四十張牌鋪滿一桌。台下無數聽講的弟子，兩行擺班坐著，就像講經的法師一般。穆文光端立而聽，聽那先生開講道：「我方才將那龍子猶十三篇，條分縷析，句解明白，你們想已得其大概。只是制馬弔的來歷，運動馬弔的學問，與那後世壞馬弔的流弊，我卻也要指點一番。」眾弟子俱點頭唯唯。那先生將手指著桌上的牌說道：「這牌在古時，原叫做葉子戲，有兩個鬥的，有三人鬥的，其中鬪江、打海、上樓、鬥蛤，打老虎、看豹，各色不同。惟有馬弔，必用四人。所以按四方之象，四人手執八張，所以配八卦之數，以三字而攻一家，意主合從；以一家而贏三家，意主併吞。此制馬弔之來歷也。若夫不打過椿，不打連張，則謂之仁。逢椿必捉，有千必掛，則謂之義。發牌有序，殿版不亂，則謂之禮。留張防賀，現趣衝衝，則謂之智。不可急捉，必發還張，則謂之信。此運動馬弔之學問也。逮至今日，風斯下矣。昔云閉口葉子，今人喧嘩叫跳，滿座譏諷。上一色樣，即狂言『出賣大牌』，失一趣局，即大罵『爾曹無狀』。更有暗傳聲，呼人救駕，情減賞，連手圖贏。小則擲牌撒賴，大則推桌揮拳。此後世壞馬弔之流弊也。爾等須力矯今人之弊，復見古人之風，庶不負壇坫講究一番。」說罷就下台，眾人又點頭唯唯。

穆文光只道馬弔是個戲局，聽了這弔師的議論，才曉得馬弔內有如此大道理。比做文章還精微，不覺動了一個執贖從游之意。回到小閣裡，只見舅舅剪著手，看那頭家結帳，自家還解說道：「今日威風少挫，致令無名小卒，反倖倖成功。其實不敢欺我的弔法。你們邊邊還不曾摸著。」眾人道：「弔牌的手段，只論輸贏。你輸了自然是手段不濟。」金有方道：「今日之敗，非戰之罪，只為錯捉了九十子，我心上懊惱，半日牌風不來。若說手段不濟，請問那家的色樣，不是我打斷。那家的好名件，不是我擠死？你們替我把現採收好，待老將明日再來翻本。」說罷，領了穆文光回家。在下曾有《掛枝兒》，道那馬弔輸了的：

弔牌的人，終日把牌來弔，費精神，有甚麼下梢？四十張打劫，人真強盜。頭家要現來，贏家不肯饒。悶懨懨的回來，哥哥還有個妻兒吵。

這穆文光住在舅舅身邊，學好學歹，我也不暇分說。且說那穆太公，自兒子出門之後，只道是兒子躲往學堂裡去。及至夜間，還不見歸。便有幾分著忙。叫人向學堂裡問，道是好幾日不曾赴館。太公此時愛財之念稍輕，那愛子之念覺得稍重。忙向媳婦問道：「我老人家又沒有親眷，兒子料沒處藏身，莫不是到崔親家那邊去麼？」媳婦道：「他一向原說要去走走，或者在我父親家也不可。」太公道：「我也許久不見親家，明日借著去尋兒子，好探一番。只是放心不下那新坑。媳婦，我今夜數下三百張草紙，你明日付與種菜園的穆忠，叫他在門前給數，終究我還不放心，你若是做完茶飯，就在門縫裡看著外邊，若是餘下的草紙，不要被穆忠落下，還收了進來要緊。」媳婦道：「我從來不走到外廂，只怕不便。」太公道：「說也不該，你不要享福太過。試看那前鄉後村，男子漢散腳散手，吃現成飯。倒是大婦小女在田裡做生活。上面日色蒸曬，只好紮個破包頭；下面泥水汪洋，還要精赤著兩腳去耘草。我活到五十多歲，不知見過多多少少，有甚麼不便？」媳婦見太公瑣碎，遂應承了。太公當夜穩睡，到得次日，將草紙交與媳婦。媳婦道：「家中正沒得鹽用，公公順便帶些來。我們那半山村的鹽，極是好買。」太公道：「我曉得。」遂一直走出來，開了糞屋鎖，慢慢向田路上緩步去。

約略走過十餘里，就是崔題橋家。到得中堂，崔親母出來相見，問罷女兒，又問女婿。太公見他的口氣，曉得兒子不曾來，反不好相問，要告別出門。崔親母苦留，穆太公死也不肯。辭得脫身，歡喜道：「我今日若吃了他家東西，少不得崔親家到我家來，也要回禮，常言說得好，親家公是一世相與的，若次次款待，連家私也要吃窮半邊哩！還是我有主意，今日茶水總不沾著，後日便怠慢了親家，難道好說我不還席？」這穆太公一頭走路，一頭搗鬼，又記起媳婦叫他買鹽，說是半山村的鹽好買，他從來見有一毫便宜之事，可肯放空？遂在路旁店裡買了。又見那店裡，將絕大的荷葉來包鹽，未免有些動火，也多討了一個荷葉拿在手裡。走不上一箭地，腹中微微痛起來。再走幾步，越發痛得凶。

原來穆太公因昨日忍過一日飢，直到夜間，鎖上糞屋門，才得放心大膽吃飽，一時多吃了幾碗，飲食不調，就做下傷飢飽的病症，肚裡自然要作起禍來。畢竟脫腹中這一宗寶貨，滯氣疏通，才得平復。穆太公也覺得要走這一條門路，心上又捨不得遺棄路旁，道是：「別人的錦繡，還要用拜貼請他上門來，泄在聚寶盆內，怎麼自家販本錢釀成的，反被別人受用？」雖是這等算計，當不得一陣陣直痛到小肚子底下，比婦人養娃子將到產門邊，醉漢吐酒撞到喉嚨裡，都是再忍耐不住的。穆太公偏又生出韓信想不到的計策，王安石做不出的新法，急急將那一個饒頭荷葉，放在近山潤的地上，自家便高聳尊臀，宏宣寶屁，像那圍田倒了岸，河道決了坦，趨勢一流而下，又拾起一塊瓦片，寒住口子，從從容容繫上裙褲，將那荷葉四面一兜，安頓在中央，取一根稻草，也紮得端正，拿著就走。可煞作怪，騎馬遇不著親家，騎牛反要遇羊，遠遠望見崔題橋從岸上走來。穆太公還愛惜體面，恐怕崔題橋解出這一包來，不好意思。慌忙往潤裡一丟，上前同崔題橋施禮。崔題橋要拉他回家去，說是：「親家公到了敝村，那有豆腐酒不吃一杯之理？」那知穆太公在他家裡還學陳仲子的廉潔，已是將到半途，可肯復轉去赴楚霸王鴻門宴麼？推辭一會，崔題橋又問他手中所拿何物？穆太公回說是鹽，崔題橋道：「想是親家果然有公務，急需鹽用，反依遵命，不敢虛邀。」穆太公多謝了幾句，便相別回家。心中懊惱道：「我空長這許多年紀，再不思前想後，白白將一包銀子丟在水裡也不響。像方才親家何待大方，問過一句便丟開手。那個當真打開荷葉來看？真正自家失時落運，不會做人家的老狗骨頭。」穆太公暗自數罵一陣，早已到家了。正是：

狹路相逢，萬難迴避。

折本生涯，一場晦氣。

且說穆太公前腳出門，媳婦便叫穆忠在門前開張鋪面，崔氏奉公公之命，隱著身體在門內，應一應故事，手中依舊做些針指。忽聽外面喧嚷之聲，像是那個同穆忠角口。原來喧嚷的是義鄉村上一個無賴，姓谷，綽號樹皮，自家恃著千斤的牛力，專要放刁打詐，把那村中幾個好出尖的後生，盡被谷樹皮征服了。他便覺得惟我獨尊，據國稱王，自家先上一個徽號，要村中人呼他是谷大官人。可憐那村口原是山野地方，又沒得鄉宦，又沒得秀才，便這等一個破落戶，他要橫行，眾人只好側目而視。雖不帶紗帽，倒賽得過詐人的鄉宦；雖不掛藍衫，反勝得多騙人的秀才；便是穆太公老年人，一見他還有六分恭敬、三分畏懼、一分奉承哩！偏那穆忠坐在坑門前，給發草紙，他就拿出一副喬家主公的嘴臉，像巡檢帶了主簿印，居然做起主簿官，行起主簿事，肅起主簿堂規，裝起主簿模樣來。那谷樹皮特地領了出恭牌。走到新坑上，見穆忠還在那邊整頓官體，他那一腔無明火，從尾脊廬直鑽過泥丸宮，捏著巴斗大的拳頭，要奉承穆忠幾下，又想道：「打狗看主人面，我且不要輕動褻尊。先發揮他一場，若是倔強不服，那時再打得他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。不怕主人不來賠禮。」指著穆忠罵道：「你這瞎眼奴才，見了我谷大官人，還端然坐著不動，試問你家主公，他見我貴足踏在你賤地來，遠遠便立起，口口聲聲叫官人，草紙還多送幾張，鞠躬盡禮，非常小心。你這奴才，皮毛還長不全，反來作怪麼？」穆忠回嘴道：「一霎時有輪百人進出，若個個要立起身，個個要叫官人，連腰也要立酸，口也要叫乾了。」穆忠還不曾說完，那邊迎面一掌，早打了個滿天星。穆忠口裡把城隍土地亂喊起來，谷樹皮揪過頭髮，就如餓鷹抓兔。穆忠身子全不敢動彈，只有一張嘴還喊得出爹娘兩個字。

崔氏看見，只得推開半扇門，口中勸道：「小人無狀，饒恕他這遭罷。」谷樹皮正在那裡打出許多故事來，聽得嬌滴滴聲氣在耳根邊相勸，抬頭一看，卻是一位美貌小娘子。他便住手，忙同崔氏答話。崔氏見他兩個眼睛如銅鈴一般，便堆下滿臉笑容來，也還是泥塑的判官，紙畫的鍾馗，怎不教人唬殺？崔氏頭也不回，氣喘喘走回臥室內，還把房門緊緊關住。那谷樹皮記掛著這小娘子，將半天的怒氣都散到爪哇國去了。及至崔氏不理他，又要重整復那些剩氣殘惱。恰遇穆太公進門，問了緣故，假意把穆忠踢上幾空腳，打上幾虛掌，又向谷樹皮作揖賠不是。谷樹皮扯著得勝旗，打著得勝鼓，也就洋洋踱出門了。

穆太公埋怨穆忠道：「國不可一日無王，家不可一日無主，古語真說得不差的，我才出去得半日，家中便生出事端來。還喜我歸家勸住，不然連屋也要被他拆去，你難道不知他是個活太歲，真享星，燒紙去退送還退送不及，反招惹他進門降禍麼？」又跑進內裡，要埋怨媳婦。只見媳婦在灶下做飯，太公道：「我也不要飯吃，受惡氣也受飽了。」崔氏低聲下氣問道：「公公可曾買鹽回來？」太公慌了，道：「我為勸鬧，放在外面櫃桌上，不知可有閒人拿去？」急忙走出來，拿了鹽包，遞與媳婦道：「僥倖！僥倖！還在桌上，不曾動。煎豆腐就用這新鹽，好待我嚐一嚐滋味。」崔氏才打開荷葉，只聞得臭氣撲鼻，看一看道：「公公去買鹽，怎倒買了稀醬來？」太公聞知，嚇得臉都失色，近前一看，捶胸跌腳起來，恨恨的道：「是我老奴才自不小心！」又惟恐一時眼花，看得不真，重複端詳一次，越覺得心疼，拿著往地下一擲。早走過一隻黃狗來，像一千年不曾見食麵的，搖頭擺尾，嘖嘖啞啞的肥嚼一會。太公目瞪口呆，爬在自家牀上去歎氣。又不好明說出來，自歎自解道：「只認我路上失落了銀子，不曾買鹽。」又懊悔道：「我既有心拿回家來，便該傾在新坑內，為何造化那黃狗？七顛八倒，這等不會打算！敢則日建不利，該要破財的。」正是：

狗子方食南畝糞，龍王收去水晶鹽。

公公納悶看牀頂，媳婦聞香到鼻尖。

為穆太公因要尋兒子回家，不料兒子尋不著，反送落一件日用之物，又送落一件生財之物。只是已去者，不可復追，那尚存

著，還要著想。太公雖然思想兒子，因為二者不可得兼的念頭橫在胸中，反痛恨兒子不肖，說是帶累他賠了夫人又折兵，卻不曉得他令郎住在金有方家，做夢也不知道乃尊有這些把戲。

話說金有方盤問外甥，才知穆文光是避父親打罵，悄悄進城的。要打發他獨自回家，惟恐少年娃子，走到半路又溜到別處。若要自家送他上門，因為前次郎舅惡交，沒有顏面相見。正沒做理會處，忽有一個莫逆賭友，叫做苗舜格，來約他去馬弔。金有方見了，便留住道：「苗兄來得正好，小弟有一件事奉托。」昔舜格道：「吾兄的事，就如小弟身上的事。若承見托，再無不效勞的。」金有方道：「穆舍甥在家下住了兩日，細問他方知是逃走出來的。小弟要送他回去，吾兄曉得敝姊丈與小弟不睦，不便親自上門。愚意要煩尊駕走一遭，不知可肯？」苗舜格沉吟道：「今日場中有個好主客，小弟原思量約兄弟去做幫手，贏他一場。又承見托，怎麼處？」金有方道：「這人不難，你說是那個主客？」苗舜格道：「就是徐尚書的公子。」金有方道：「主客雖是好的，聞得他某處輸去千金，某處又被人贏去房產，近來孔是一個躑皮兒哩！」苗舜格道：「屏風雖壞，骨格猶存。他倒底比我們窮鬼好萬倍。」金有方道：「我有道理，你代我送穆舍甥回家，我代你同徐公子馬弔。你曉得我馬弔神通，只有贏，沒有輸的。」苗舜格道：「這是一向佩服，但既承兄這等好意，也不敢推卻。待小弟就領穆令甥到義鄉村去罷。」金有方叫出穆文光來，穆文光還做勢不肯去。金有方道：「你不要執性，遲得數日，我來接你。料你鄉間沒有好先生，不如在城裡來讀書，增長些學問，今日且回去。」穆文光只得同苗舜格出門，腳步兒雖然走著，心中只管想那馬弔，道：「是世上有這一種大學問，若不學會，枉了做人一世。回家去騙了父親贖見禮，只說到城中附館讀書。就借這名色，拜在弔師門牆下，有何不可？」算計已定，早不知不覺出了城，竟到義鄉村上。

只見太公坐在新坑前，眾人擁著他要草紙。苗舜格上前施禮，穆文光也來作揖。太公道：「你這小畜生，幾日躲在那裡？」苗舜格道：「令郎去探望舅母，不必責備他。因金有方伯宅上找尋，特命小弟送來。」穆太公聽得兒子上那冤家對頭的門，老大煩惱，又不好意思慢苗舜格，只得留他坐下，叫媳婦備飯出來。苗舜格想道：「他家難道沒有堂屋，怎便請我坐在這裡？」抬頭一看，只見簇新的一個齋匾，懸在旁邊門上。又見門外的眾人，拿著草紙進去。門裡的眾人，繫著褲帶出來。苗舜格便走去一望，原來是東廁。早笑了一笑道：「東廁上也用不著堂名。就用著堂名，或者如混堂一樣的名色也罷。怎麼用得著『齒爵堂』三個字？」暗笑了一陣，依舊坐下，當不起那馨香之味環繞不散。取出飯來吃，覺得菜裡飯裡盡是這氣味。勉強吃幾口充飢。倒底滿肚皮的疑惑，一時便如數出而哇之。竟像不曾領太公這一席盛情。你道太公為何在這『齒爵堂』前宴客？因是要照管新坑，不得分身請客到堂上，便將糞屋做了茶廳。只是穆太公與苗舜格同是一般鼻頭，怎麼香臭也不分？只為天下的人情，都是習慣而成自然。譬如我們行船，遇著糞船過去，少不得爐裡也添些香，蓬窗也關上一會。走路遇著糞擔，忙把衣袖掩著鼻孔，還要吐兩口唾沫。試看糞船上的人，飲食坐臥，朝夕不離，還唱山歌兒作樂。挑糞擔的，每日替人家婦女倒馬桶，再不曾有半點憎嫌，只恨那馬桶內少貨。難道他果然香臭不分？因是自幼至老，習這務本生意，日漸月摩，始而與他相合，繼而便與他相忘，鼻邊反覺道一刻少他不得。就像書房內燒黃熟香，閨房裡燒沉香的一般。這不是在下掉謊，曾見古詩上載著『糞渣香』三字。我常道，習得慣，連臭的自然都是香的；習不慣，連香的自然都是臭的。穆太公卻習得慣，苗舜格卻習不慣。又道是眼不見即為淨。苗舜格吃虧在親往新坑上一看，可憐他險些兒將五臟神都打口裡搬出來。穆太公再也想不到這個緣故。慌忙送出門，居然領受那些奇香異味。正是：

鼻孔嗅將來，清風引出去。

自朝還至暮，勝坐七香台。

話說穆文光，心心念念要去從師學馬弔，睜眼閉眼，四十張紙牌就擺在面前。可見少年人，志氣最專，趨向最易得搖奪。進了學堂門，是一種學好的志氣。出了學堂門，就有一種學不好的趨向。穆文光不知這紙牌是個吃人的老虎，多少傾家蕩產的，在此道中消磨了歲月，低賤了人品，種起了禍患。我勸世上父兄，切不可向子弟面前說馬弔是個雅戲。你看這穆文光，為著雅戲上，反做了半世的苦戲。我且講穆太公，要送兒子進學堂，穆文光正正經經的說道：「父親，不要孩兒讀書成名，便在鄉間，從那訓蒙的略識幾個字，也便罷了。若實在想後來發達，光耀祖宗，這卻要在城內尋個名師良友，孩兒才習得上流。」太公歡喜道：「好兒子！你有這樣大志氣，也不枉父親積德一世。我家祖宗都是白衣人，連童生也不曾出一個。日後不望中舉人、中進士，但願你中個秀才，便死也瞑目。」穆文光道：「父親既肯成就孩兒，就封下贖見禮，孩兒好去收拾書箱行李，以便進城。」太公聽說，呆了半晌，道：「凡事須從長算計。你方才說要進城。」我問你，還是來家吃飯，是在城中吃飯？」穆文光道：「自然在城中吃飯。」太公道：「除非我移家在城中住，你才有飯吃哩。難道為你一人讀書，叫我丟落新坑不成？」穆文光道：「這吃飯事小，不要父親經心。娘舅曾說，一應供給，盡在他家。」太公啞道：「你還不曉得娘舅做人麼，我父親好端端一分人家，葬送在他手裡。你又去纏他做甚？」穆文光道：「孩兒吃他家的飯，讀自家的書，有甚麼不便？」太公見兒子說得有理，遂暗自躊躇。原來這老兒是極算小沒主意的。想到兒子進城，吃現成飯，家中便少了一口，這樣便宜事怎麼不做？因封就一錢重的封兒，付與兒子去做贖禮，叫穆忠挑了書箱行李入城。穆文光便重到金有方家來，再不說起讀書二字。

金有方又是邪路貨，每日攜他在馬弔場中去。穆文光便悄悄將贖禮送與弔師。那弔師姓劉，綽號賽桑門，極會裝身份，定要穆文光行師生禮。賽桑門先將龍子猶十三篇教穆文光讀。誰知同弟子，曉得他是新坑穆家，又為苗舜格傳說他坑上都用「齒爵堂」的齋匾，眾弟子各各不足教師，說是收這等糞門生，玷辱門牆，又不好當面斥逐，只好等弔師進去，大家齊口譏諷。穆文光一心讀馬弔經，再不去招攬。

有兩個牌友，明明嘲笑他道：「小穆，你家吃的是糞，穿的是糞，你滿肚子都是糞了。只該拿馬弔經，在糞坑上讀，不要在這裡薰壞了我們。」穆文光總是不理。還喜天性聰明，不上幾日，把馬弔經讀得透熟。賽桑門又有一本《十三經注疏》，如張閻老直解一般，逐節逐段替他講貫明白，穆文光也得其大概。賽桑門道：「我看你有志上進，可以傳授心法。只是洗牌之乾淨，分牌之敏捷不錯，出牌之變化奇幻，打牌之斟酌有方，留牌之審時度勢，須要袖手在場中旁觀，然後親身在場中歷練，自然一鳴驚人，冠軍無疑矣！切不可半途而廢，蹈為山九仞之轍。更不可見異而遷，萌鴻鵠將至之心。子其勉旃勉旃。」穆文光當下再拜受教。賽桑門因叫出自家兄弟來，要他領穆文光去看局。他這兄弟也是烈烈轟轟的名士，綽號「飛手夜叉」。眾人因為他神於拈頭，遂慶賀他這一個徽號。

穆文光跟他在場上，那飛手夜叉，移一張小凳子放在側邊，叫穆文光坐著。只見四面的弔家，一個光著頭，掛一串蜜蠟念珠在頸上，酒糟的面孔，年紀雖有三十多歲，卻沒得一根鬚鬚，綽號叫做「弔太監」，這便是徐公子。一個凹眼睛，黑臉高鼻，連腮搭鬚，一團鬚子的，綽號叫做弔判官，這人是逢百戶。一個粗眉小眼，縮頭縮頸，瘦削身體，掛一串金剛念珠在手上的，綽號「弔鬼」，這人是劉小四。一個賴麻子，渾身衣服齷齪齷齪的，綽號「弔花子」，這便是苗舜格。四家對壘，鏖戰不已。飛手夜叉忽然叫住，道：「你們且住手，待我結一結帳，算一算籌碼。」

原來弔太監大敗，反是弔花子贏子。飛手夜叉道：「徐大爺輸過七十千，該三十五兩。這一串蜜蠟念珠只好准折。」苗舜格便要向徐公子頸上褪下來。徐公子大怒道：「你這花子奴才，我大爺抬舉你同桌馬弔，也就折福了。怎麼輕易取我念珠？我卻還要翻本，焉知輸家不變做贏家麼？」苗舜格見他使公子性氣，只得派椿再弔。

將近黃昏，飛手夜叉又來結帳，徐公子比前更輸得多。苗舜格道：「大爺此番卻沒得說了。」徐公子道：「另日賭帳除還，你莫妄心想我的念珠。」苗舜格曉得他有幾分賴局，想個主意，向他說道：「大爺要還帳，打甚麼緊？只消舉一舉手，動一動口，便有元寶滾進袖裡來。」徐公子見說話有些蹊蹺，正要動問。苗舜格拽著他衣服，從外面悄語道：「有一樁事體商議，大爺發一注大財爻，在下也發一注小財爻。這些須賭帳，包管大爺不要拿出已費來。」徐公子聽得動火，捏著苗舜格的手，問道：「甚麼發財事？」苗舜格道：「坐在橫頭看馬弔的，他是新坑穆家，現今在鄉下算第一家財主。」徐公子道：我們打了連手，贏他如何？苗舜

格道：「這個小官人還不曾當家，銀錢是他老子掌管。」徐公子道：「這等沒法兒算計他。」苗舜格道：「有法！有法！他家新坑上掛一個齋匾，卻用得是大爺家牌坊上『齒爵』兩個字，這就有題目，好生發了。」徐公子道：「題目便有，請教生發之策。苗舜格道：「進一狀子在縣裡，道是欺悖聖旨，污穢先考，他可禁得起這兩個大題目麼？那時我去收場，不怕他不分一半家私送上大爺的門。」徐公子道：「好計策！好計策！明日就發兵。」苗舜格道：「還要商量，大爺不可性急。穆家的令舅，就是金有方。這金有方也曾騙過穆家，我們須通知了他才好。」徐公子道：「我絕早就看見金有方來了，不知他在那裡馬弔？」苗舜格道：「只在此處，待我尋來。」苗舜格去不多時，拉著金有方，聚在一處商議。大家計較停當，始散。正是：

豺虎食人，其機如神。
無辜受阱，有屈何伸。

話說穆太公好端端在家裡，忽見一班無賴後生蜂擁進來，說道：「太公你年紀老大，怎麼人也不認得？前日谷大官人來照顧你新坑，也是好意。為何就得罪他？如今要掘官坑，搶你的生意。我們道太公做人忠厚，大家勸阻，谷大官人說道：『若要我不搶他生意，除非叫他的媳婦陪我睡一夜才罷。』」太公叫聲：「氣殺我也！」早跌倒地下。眾人都慌忙跑出門去。崔氏聽得外面人聲嘈雜，急走出來，見公公跌倒，忙扶公公進房。太公從此著了病，一連幾日下不得牀。崔氏著穆忠請小官人來家。穆文光曉得父親病重，匆匆趕到義鄉村，見太公話也說不出，像中風的模樣，看著兒子只是掉淚。穆文光心上就如箭攢的，好不難過。向崔氏問起病的根由，崔氏也不曉得。穆文光道：「我們該齋一齋土地。」也顧不得錢鈔，開了箱子，取出幾兩來，買些豬頭三牲果品、酒饌，整治齊備，到黃昏時候，叫穆忠送到土地堂裡。穆文光正跪著禱祝，忽見一人大喊進來，道：「祭神不如祭我。」穆忠看見，叫聲：「不好！小官人快迴避。」穆文光如飛的跑出來，喘定了，問穆忠道：「方才這是那一個？」穆忠道：「這個人凶多哩！他叫做谷樹皮，小人幾被他一頓打死。前日他要同我家做對頭，如今現掘起一個丈餘的深坑，搶我家生意。」穆文光道：「他不過是個惡人，難道是吃人的老虎？何必迴避他？快轉去。」穆忠道：「小官人去罷，我曾被他打怕了，死也是不去的。」穆文光道：「你這沒用的奴才，待我獨自去見他，可有本事打我？」說罷，便從舊路上望土地堂來。聽是裡面聲氣雄壯，也便有三分膽怯，立在黑地裡窺望。他只見谷樹皮將一桌祭物嚼得瑯瑯有聲，又把一壺酒，揭開壺，一氣盡灌下去。手裡還提著那些吃不完的熟菜，大踏步走出土堂來。

穆文光悄悄從後跟著，行了數十步，見谷樹皮走進一個小屋裡去。遲得半會，聽得谷樹皮叫喊。穆文光大著膽，也進這小屋來一看，還喜不敢深入，原來這屋裡就是谷樹皮掘的官坑。不知他怎生跌在裡面，東爬西爬，再也不起來。穆文光得意道：「你這個惡人，神道也不怕，把祭物吃得燥脾，這糞味也叫你嘗得飽滿。」谷樹皮鑽起頭來，哀求道：「神道爺爺，饒我殘生罷。」穆文光道：「你還求活麼？待我且替地方上除一個大害。」搬起一塊石頭，覷得端正，照著谷樹皮頭上撲通的打去。可憐谷樹皮頭腦迸裂，死於糞坑之內。穆文光見坑裡不見動靜，滿意快活，跑回家來。在太公面前，拍掌說道：「孩兒今日結果了一個惡人，聞得他叫做谷樹皮，將孩子齋土地的祭品，搶來吃在肚裡。想是觸犯神道，自家竟跌在糞坑內。被孩兒一塊石頭送他做鬼了。」太公聽說，呵呵大笑，爬下牀來，扯著穆文光道：「好孝順的兒子！你小小人兒，倒會替父親報復大仇。我的病原為谷樹皮而起，今日既出了這口氣，病也退了。」自此合家歡喜不盡。那知穆太公的心病雖然醫好，那破財的病兒卻從頭害起。

一日，太公正步到門前來，不覺歎息道：「自谷樹皮掘了官坑，我家生意便這樣淡薄。命運不好，一至於此。」正盼望下顧新坑的，那知反盼望著兩個穿青衣的公差。這公差一進門，便去摘下齒爵堂的齋匾。太公才要爭論，早被一條鐵索掛在頸項裡，帶著就走。太公道：「我犯著何罪？也待說出犯由來，小老兒好知道情節。兒們不須造次。」有一個公差道：「你要看牌麼？犯的罪名好大哩！」太公又不識字，叫出穆文光來。穆文光看見鐵索套在父親頸上，沒做理會，讀那牌上，才明白是為僱用齒爵堂，徐公子是原告。公差又要拉太公出去。穆文光道：「諸兄從城中來，腹內也餓了，請在舍下便飯，好從容商議。」公差道：「這小官倒會說話，我們且吃了飯。」著擺出飯來，又沒大肴大酒，太公又捨不得打發差錢。公差痛罵一場，把太公鷹拿燕捉的，出門去了。

穆文光哭哭啼啼，又不放心，隨後跟進城來。向娘舅家去借救兵。只見金有方陪苗舜格坐著，穆文光說出父親被告的原因，便哭個不了。金有方道：「外甥你且莫哭，我想個計較救你父親，則個……」因對苗舜格道：「吾兄與老徐相厚，煩出來分解一番，只認推看薄面。」苗舜格道：「老徐性極慳懶，最難講話，如今且去通一通線索，再做主意。苗舜格假意轉一轉身，就來回復道：「小弟會著老徐，再三勸解一通。他的題目拿得正大。這件事，我想只有兩個門路：不是拚著屁股同他打官司，就是拿出銀子向他挽回。」金有方道：「敝姊丈未必捨得銀子，只好拚著屁股去捱官司罷了。」穆文光道：「娘舅說那裡話？銀子是掙得來的，父母遺體可好損傷得？」苗舜格道：「既要如此，也須通知你令尊。」

穆文光正牽掛父親不知作何下落，遂同了金有方、苗舜格到縣前來。尋到差人家裡，見穆太公鎖在門柱上，兩眼流著淚。穆文光抱頭大哭。

原來差人都是預先講通，故意難為鄉下財主的。金有方假怒道：「誰不曉得我老金的親眷，這等放肆無禮！」走出一個差人來，連連賠禮，把鐵索解下。穆太公此時就像脫離了地獄，升到天堂的模樣，異常感激金有方。金有方道：「你不要謝我，且去央求苗兄要緊。這兄與徐公子相厚，方才我已曾著他去討口氣，你問他便知道了。」苗舜格道：「老丈這齋匾，是那個胡亂題的？徐公道是齒爵堂牌坊原是聖旨賜造，如今僱用聖旨，就該問個罪名。況又污穢他先考，這情罪非同小可。」金有方道：「苗兄，你莫利害話，只是想個解救法兒出來。」苗舜格道：「要解救法兒，除非送他輪千銀子。」金有方道：「你將銀子看得這等容易？」苗舜格道：「這場官司他告得有理。且是徐公子年家故舊又多，官官相護，令姊丈少不得破家吃苦。」穆太公恐怕決撒了，忙吁囑道：「老舅調停一個主意，我竭力去完局罷了。」金有方道：「這事弄到後邊，千金還費不出。依我預先處分，也得五百金送徐公子，一百金送縣裡銷狀，太少了也成不得。」穆太公道：「把我拘鎖在此，也沒處措置。必須自家回去，賣田賣產，才好設法。」金有方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隨即吩咐了差人。

太公同著兒子回家，只得將零星熬苦熬淡，積分積釐的銀子拿出來。自家為前次鎖怕了，不敢進城，便交付與兒子，叫他托金大舅把官司收拾乾淨，一總酬謝。

穆文光領著父命，一面私自籌畫道：「銀子吩咐送五百兩與徐家，難道是少欠他的，定要五百足數？我且私下取百金，做馬弔本錢，好贏那徐公子的過來，也替父親爭口氣。」遂將銷狀的一封銀子藏在腰裡。見了金有方道：「我家爹爹致意娘舅，說是拮据，只湊得五百金，千萬借重娘舅佈置。」金有方道：「那一百金銷狀的，是斷斷少不提。」穆文光道：「徐公子處，送他四百金，便可挪移出一百來。」金有方道：「待我央苗舜格送去，受與不受，再做區處。」金有方拿了銀子出門，會同苗舜格，到徐公子家每人分一百金。徐公子得了三百，拿個貼子去銷狀。金有方回家說道：「事體雖然妥當，費我一片心面，你父親也未必曉得。」穆文光道：「爹爹原說要來酬謝的。」金有方道：「至親骨肉，要甚酬謝？」穆文光見官司結局，歡喜不盡，搖擺到馬弔館來，向飛手夜叉說道：「我要向場中馬弔一回，若是贏了，好孝順師叔的。」飛手夜叉道：「你才初入門，只好小弔吧。」穆文光道：「大輪大贏，還有些趣味。小弔便贏了，也沒多光景。」飛手夜叉道：「你有多少來歷，就想大弔。」穆文光在腰間取出那百兩一封來。飛手夜叉看見了，道：「徐公子正尋人大弔，為少腳數，你湊一腳，是極好的。只輸後不要懊悔。」穆文光道：「那懊悔的人，也不算一個漢子。」飛手夜叉便引他在著內裡樓上，只見徐公子、苗舜格、馮百戶先在上面。飛手夜叉道：「我送一腳補救了。」徐公子曉得是穆小官，也不言語，大家派定坐位，拈樁洗牌。

穆文光第一次上場，紅張倒不脫手，一連起了無數色樣，偏是鬥得聰明，把三字籌碼捲得乾乾淨淨。飛手夜叉，在旁邊稱贊道：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我家兄教出來的門生，自然不同。」眾人道：「暴學三年贏，他後來有得輸哩！」飛手夜叉見穆光贏得多了，忙在桌下踢上幾腳，叫他歇場。穆文光乖覺。到他做樁，便住手道：「小弟初學馬弔，今日要得個采頭，且結了帳再弔何

如？」飛手夜叉又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眾人還不肯放牌，見頭家做主，遂靜聽結帳。

原來穆文光是大贏家，徐公子輸去一百五十兩。苗舜格所得的百金，手也不曾熱，依舊送懷穆文光。穆文光對飛手夜叉道：「這兩字的現物我都收下，那馮爺欠的送與師叔罷。」說罷拿著銀子跑下樓去。徐公子與苗舜格面面相覷，只好肚裡叫苦。正是：聞道豈爭前後，當場還較輸贏，攫金不持寸鐵，但將紙骨為兵。

話說金有方聽得外甥贏了二百多金到手，意思要騙來入己，假作老成，說道：「我少年人，切不可入賭場。今日偶然得勝，只算僥倖。若貪戀在馬弔上，不獨贏來的要送還人，連本錢也不可保。你將財折放在我身邊，為你生些利息。我曉得你令尊一文錢捨不得與你的。你難道房屋裡不要動用麼？閒時在我處零碎支取，後來依舊交還你本錢如何？」穆文光正暗自打算，只見穆忠來討信，穆文光道：「你來得極好。」便將自家落下與贏來的湊成三百兩，打做一包，其餘還放在腰裡，向穆忠說道：「這銀子須交明太公，官司俱已清潔，不必憂慮。」穆忠答應一聲往外就走。金有方黑眼睛見了白銀子，恨不得從空奪去。又見穆文光不上他的釣竿，又羞又惱。正是苗舜格撞進來，說是徐公子要復帳，一直拖著穆文光到馬弔館來。

穆文光道：「明日也好馬弔，何苦今磨油磨爛，費精費神麼？」徐公子怒道：「你這龜臭小畜生，不知高低，我作成你這許多銀子，便再弔三日三夜也不要緊，便這等拿班作勢，惱動我性子，教你這不識抬舉的東西吃點苦頭！」穆文光道：「你這個性子，便是你的兒子、孫子也不依著你，我又不是你奴才，犯不著打巴掌。」徐公子道：「你這才出世的小牛精也挺觸老夫了。你還不曉得口，這口處日牽了你家老牛精來，一齊敲個臭死，才知我手段哩！」穆文光見傷了父親，不覺大怒道：「誰是牛精？你這不知人事的才真是牛精！」徐公子隔著桌子，伸手打來，穆文光披頭散髮，走了出去。苗舜格道：「這一二天原不該同他認真頂撞著。」金有方進來的工夫，飛手夜叉道：「你們現有四人，何不弔牌？」眾人叫聲有理，各各按定壇場，果然弔得有興，正是：

此標奪錦，彼慶散花，沒名分公孫對坐，有情義夫婦團圓。旁家才賀順風旗。誰人又鬥香爐扇。說不盡平分天地，羨得殺小大比肩，莫言雅戲不參禪，試看人心爭渾素。

話說徐公子正門出一個色樣來，忙把底牌捏在手裡，高聲喊道：「且算完色樣，再看衝。」忽然哎喲一聲，蹲在地下。眾人不知道為甚緣故。爭來扶他，只見衣衫染的一片盡是鮮血，個個驚喊起來，旁邊一個人叫道：「殺死這奴才，我去償命，你們不要著急。」眾人看時，原來是穆文光。齊聲喝道：「不要走了兇身。」疾忙上前拿住，又搜出一把小解手刀來，刀口上都是血。金有方道：「他與你有甚冤仇，悄悄地拿刀害他性命？」穆文光道：「說起冤仇來，我與他不共戴天哩！」金有方道：「他又未曾殺你父親，甚麼叫做不共戴天？」穆文光道：「他設計騙我父親，比殺我的心腸還狠。」金有方道：「你卻是為馬弔角口起，講不得這句話。」穆文光又要去奪刀，氣忿忿的道：「我倒乾淨結果了這奴才罷。」還不曾說完，早趕進一伙人來，把穆文光鎖了出去。

金有方跟在後面，才曉得是徐衙裡親戚、僕從擊了縣門上鼓，差人來捉的。那知縣聽得人命重情，忙坐堂審事。差人跪上去稟道：「兇身捉到了。」知縣問道：「你黑夜持刀殺人，難道不懼王法麼？」穆文光道：「童生讀書識字，怎麼不懼王法？只為報仇念重，不得不然。」知縣罵道：「虧你讀書識字的童生，輕易便想殺人。」忙抽籤要打。穆文光道：「宗師老爺，不必責罰童生，若是徐公子果然身死，童生情願償命。」知縣問徐家抱告，道：「你主人可曾殺死？」抱告道：「主人將死，如今又救活了。」知縣道：「既經救活，還定不得他罪名，且收監伺候。」遂退了堂。金有方見外甥不曾受累，才放下心。那些公人趕著金有方要錢，金有方只得應承了。

次日清晨，到穆太公家報信。可憐那太公，聞知兒子下監，哭天哭地，幾乎哭死過去。金有方道：「凡事要拿出主意來，一味蠻哭，兒子可是哭得出監的？」太公才止了哭聲，裡面媳婦又重新接腔換調哭起來。金有方道：「老姊丈吩咐媳婦莫哭，你快取百十兩銀子，同我進城，先要買好禁子，使你令郎在監便不吃虧。」穆太公取了銀兩，同金有方入城。

到得縣門前來，尋著禁子，送了一分見面禮，便引著太公到監中來。父子抱頭大哭。只見堂上來提穆文光重審，太公隨後跟著。將到儀門邊，內裡一個差人喊道：「犯人穆文光依舊收監。」禁子只得又帶轉來。穆太公問道：「怎麼今日不審？」差人道：「新官到了要交盤哩！沒工夫審事。」金有方附耳對太公道：「這是你兒子好機會，我們且回家去罷。」太公遂住在金有方家，每日往監中看兒子。後來打聽得新官行香之後，便坐堂放告，太公央金有方寫了一張狀子，當堂叫喊。知縣看完狀子，就抽籤要徐某驗傷，一面監裡提出穆文光來審。知縣見了穆文光年紀尚小，人材也生得個儻，便有一分憐憫之心，因盤問道：「你為何誤傷徐某？」穆光跪上去道：「童生是為父報仇，不是誤傷。」知縣指著穆太公道：「既不是誤傷，你這老兒便不該來告誑狀。」穆太公唬得上下牙齒對兒打交，一句話也回答不出。知縣見這個光景，曉得他是良善人，遂不去苛求。又見穆文光挺身肯認為父報仇，分明是個有血性的漢子，遂開一條生路，道：「穆文光，你既稱童生，畢竟會做文字，本縣這邊出一個題目，若是做得好，便寬了你的罪名。做得不好，先革退你的童生，然後重處。」穆文光忻然道：「請宗師老爺命題。」知縣道：「題目就是『雖在縲紲之中，非其罪也』。」又叫門子取紙、墨、筆、硯與他。穆文光推開紙，濡墨吮毫，全不構思，霎時就完篇。

太公初見知縣要兒子做文章，只道是難事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暗地喊靈觀觀世音，助他的文思。忽然見兒子做完，便道：「祖宗有幸，虛空神靈保佑。」兩隻眼的溜溜望著那文章送到知縣公案上，又望著知縣不住點頭。

原來這知縣姓孔，原是甲科出身，初離書本，便歷仕途。他那一種酸腔還不曾脫盡，生性只喜歡八股。看到穆文光文章中間有一聯道：「子產刑書，豈為無辜而設。湯王法網，還因減罪而開。」拍案稱贊道：「奇才！奇才！」正歎賞間，忽然差人來稟道：「徐某被傷肋下，因貼上膏藥冒不得風，不曾拿到，帶得家屬在此。」知縣道：「既不曾死，也不便叫穆文光償命。」遂叫去了刑具。徐家抱告稟道：「穆某持刀殺家主，現有兇器。若縱放他，便要逃走。還求老爺收監。」知縣罵道：「誰教你這奴才開口？若是你主子果然被傷而死，我少不得他來抵償。」又問穆文光：「你因何事報仇？可據實講上來。」穆文光道：「童生的父親原不識字，誤用徐某牌坊上『齒爵』二字做堂名，徐某告了父親，嚇詐銀五百兩。童生氣不憤，所以持刀去殺他。」知縣道：「你在何處殺他的？」穆文光道：「是在賭錢場上。」知縣大怒道：「本縣正要捉賭販，你可報上名字來。」穆文光恐怕累了師叔與娘舅，只報出苗舜格來。知縣忙出硃簽，叫捉苗舜格。不一時，捉到了，迎風就打四十板。又取一面大枷，吩咐輪流枷在四門以儆示通衢。又對穆文光說道：「本縣憐你是讀書人，從寬免責。但看你文章，自然是功名中人，今府縣已錄過童生，你可回家讀書，俟宗師按臨，本縣親自送你去應試。」穆文光父子磕頭拜謝而去。

過了月餘，值宗師按臨湖州，知縣果然送他去考，發案之時，高高第一名進學。報到義鄉村，太公如在雲霧中的一般，看得秀才不知是多大前程。將那進學的報單，直掛在大門上。自家居然是老封君，脫去醬汁白布衫，買了一件月白袖直裰，替身體增光輝。除去瓜稜矮綜帽，做了一頂華陽巾兒，替頭皮改門面，喬模喬樣，送兒子去謝考。正到宗師衙門前，聽得眾人說：「宗師遞革行劣生員。」都擁擠著來看，只見裡面走出三個禿頭裸體的前任生員來，內裡恰有金有方。穆太公不知甚麼叫做遞革，上前一把扯住道：「老舅，你衣冠也沒有，成甚體統？虧你還在這大衙門出入。」金有方受這穆太公不明白道理的羞辱，掩面飛跑了去。穆文光道：「娘舅革去秀才，父親不去安慰他，反去嘲笑他，日後自然懷恨。」太公道：「我實在不曉得，又不犯著他行止，怎便懷恨？」說罷，穆文光同著一班新進，謝了宗師。又獨自走去拜謝孔知縣提拔之恩。孔知縣也道自家有眼力，遂認做師生往來。

以後穆文光養的兒子，也讀書進學，倒成了一個書鄉之家。至今還稱做新坑穆家。可見穆太公虧著新坑致富，穆文光虧著報仇成名，父子倒算得兩個白屋發跡的豪傑。

有心求不至，無意反能來。

造物自前定，何用苦安排。